

解决南海问题既不能太激进也不能遥遥无期

●何妍

南海诸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但是中国在南海问题上却迟迟难以得到解决,反而处于越来越被动的状态。面对目前复杂的局势,我们应该冷静思考,沉着应对,既要捍卫我们自己的国家利益,也要妥善处理与周边国家在南海问题上产生的争端。

一、南海问题面临的复杂局势

南海问题实质上是中国与某些东南亚国家在南海主权归属上的争议,其焦点是南沙群岛的主权归属。20世纪60年代末,随着有关南海科学考察工作的深入,特别是美国海洋地质学家埃默里认为南海拥有极为丰富的石油天然气资源,再加之南海是重要的国际航道,这种战略地位和油气资源优势,使得周边国家纷纷对南海提出主权要求。对南沙群岛所采取的一切侵略行动以及关于南沙群岛的主权的争议,无论具有怎样的战略意义,实际上最终目的就是攫取南沙海域控制权,独享这里丰富的石油资源。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南海周边的其他国家纷纷对中国南海诸岛进行抢占和争夺,而中国对这些岛屿享有主权的却只有9个,大陆8个,台湾1个。南海问题逐步形成了四国五方军事征占、六国七方要求主权并企图分享的复杂局面。随着周边各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矛盾日益加深,域外大国也加紧对南海地区的渗透,使得南海问题更加扑朔迷离,局势也日益复杂。

第一,与中国在南海存在争议的某些东南亚国家接连在南海制造争端,使南海问题不断复杂化

近期,越南和菲律宾等国不断在南海弄出动静,使南海局势变得紧张。中国作为一个地区大国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的角度出发,在南海问题上一再表现出了大国的胸襟和克制,但这些国家似乎没有要松手的迹象。南海问题日益复杂化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其背后的经济利益。越南和菲律宾等国在南海上不仅占有岛屿,而且还开采资源,而这些资源给他们带来了丰厚的收入,如越南已从过去的石油进口国变成了出口国。所以越南、菲律宾和中国在南海的这个问题上发生摩擦,提出主权,背后实际上都是经济利益。近几年来,越南内部矛盾和摩擦颇多,他们之所以在南海问题接连制造争端,一方面以此作为联络或投靠美国的一个筹码,另一方面就是转移国内的注意力,减少民众对政府的压力。菲律宾也把南海问题作为获得美国支持的筹码,再加上随着中国航母的建设,他们都希望趁中国海军远程打击能力欠缺的情况下主动挑起事端以掌握在南海问题上的主动,并实现其获得的非法利益及蚕食我领土的既定事实。种种原因的促使下,使得南海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化。

第二,域外大国加强对南海地区的渗透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美国全球战略重心转向亚太地区,美国介入南海事务,在政治上防范和制约中国,在军事上形成对中国的战略包围,在经济上攫取南海丰富的石油资源。近年来,美国积极拓展与亚太地区国家的军事合作,加强和恢复了同南海周边国家的传统均势合作关系,进一步增强其在该地区的影响力,以重返南海。另外,南海一直被日本视为“海上生命线”,日本一直在南海问题上寻找机会。2004年11月,日本在其新《防卫计划大纲》草案中提到“南沙群岛等领土问题”,首次提出了南海纷争的可能性。2011年8月,日本政府发表了新的《防卫白皮书》,其中特别对

中国海军在南海的活动表示了担忧和关注,并强调自卫队应对网络攻击的必要性。日本通过插手南海事务,企图实现其构筑以日本为核心的亚太体系,加速向政治大国迈进的步伐。此外,印度为谋其大国战略目标,也加快了“东进”的步伐,加强了与东盟国家的军事合作关系,一直把南海地区视为实现其军事、政治大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这些域外大国的渗透,也使得南海问题更加国际化、复杂化。

二、激进解决南海问题只会影响国家利益

面对南海问题的复杂局势,如果我们采取激进的解决方式,势必会影响我国的国家利益,也不利于维护南海的稳定。

第一,激进解决南海问题会威胁到中国的经济利益

在南海问题上如果我们贸然行动,会威胁到中国自身的经济利益。我国的经济具有明显的外向型经济发展的特点,国民经济的对外依赖程度较高,如果在解决南海问题上我们采取激进的方式,势必会导致大量的企业倒闭和出现大量的失业人员,进而会引发难以承受的社会问题。权衡激进方式的成本和效益,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受益很少,而付出的代价则很高。此外,南海对于中国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马六甲—南中国海这条海上运输线现在已经是,将来更加是我国的石油生命线。而据国际能源署(IEA)的预测,到2020年,中国进口石油的80%以上将通过南海航线运输。可想而知,这条海上运输线对于我国的石油安全产生的重大影响,而如果采取激进的方式解决南海问题,也会给这条航线的运行造成影响。

第二,激进解决南海问题会影响中国的对外关系

南海问题是中国面临的若干重大地缘问题中,直接对峙的双方实力最悬殊的一个,因此,在美国看来,中国最有可能诉诸武力来解决这一问题。在美国对现有的国际秩序的主导下,一旦中国在南海问题的解决上使用武力,美国将会视为对其主导的国际秩序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行动势必会承受较大的风险。美国在南海问题是强烈反对动武的,美国已经把南海问题视为牵制中国的一颗重要棋子,其价值可比台湾问题和人权问题。虽然中国的综合实力在不断增长,但近期内与美国的差距较大,尤其是军事实力,在此前提下,单纯的政治、外交、军事手段都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如果中国贸然使用军事手段,很可能让我们自己付出惨重的代价。

第三,激进解决南海问题会影响中国的周边稳定

东南亚的大国平衡战略中,存在不利于中国的因素。东盟国家与美日均有较为密切的经济关系,尤其是与日本。日本是东盟部分国家最大的投资国、援助国和经济伙伴。中国与东盟国家经济关系的互补性较少,在美日以强大的经济实力向东盟国家进行渗透时,中国不得不面对在自己的短板上与强手竞争的局面。领海问题在东盟对中国战略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如果在解决南海问题上我们贸然采取行动,就有可能使东盟在台湾问题、中日东海争端等问题上与美日达成某种默契,从而使亚太地区最终形成以中国威胁论为基础的安全框架,最终形成包围中国的海上链条。

三、应对南海问题复杂局势的对策

面对恶劣的地缘环境和复杂的国际局势,我们不能贸然采取激进的方式,在解决南海问题上,我们应该冷静思考,沉着应对,既要捍卫我们自己的国家利益,也要妥善处理与周边国家在南海问题上产生的争端。

第一,积极应对区外大国对南海争

端的介入

美日等国在南海有巨大的利益存在,美日更是希望在它们的主导下维护南海的和平与稳定,而我国希望的和平与稳定则是建立在不受外来力量干涉基础上的和平与稳定。与此同时,美日担心东南亚某些国家局势的动荡会给中国南进的机会,我国则担忧这些国家局势的不稳定将会给美日加强在南海的存在提供借口并给自身安全带来威胁。我们应该利用美日的这一担心积极促进东盟的大团结,因为东盟的团结与稳定会使之自主意识增强,将有利于把美日势力排除在南海之外,从而维护自身的安全。并且,东盟的团结与稳定还会使东盟成员国更多地考虑该地区的整体利益,会对部分争端国对领土争端采取的过激行为有所阻滞,从而为“搁置主权、共同开发”提供实现的可能性。

第二,加强海上执法力量

虽然目前我国在海上有多个执法力量,如公安部、交通部、海洋局、海关等多个部门,被称之为“九龙闹海”,但是存在多头管理、执法分散、各管一端的情况,没事时九龙闹海,有事时没人负责。在南海关系到我国主权的问题上,需要有一个被赋予权责的单位代表中国并承担任务,只有这样才能形成合力。我们可以借鉴一些发达国家的做法,如美国建立的是海军加海岸警卫队的方式,这样做的好处是,和平时期海上警卫队进行海上维权,而一旦发生战争海上警卫队则辅助海军作战。在现在的和平年代,要阻止领海的侵权行为,最好是以非军人的警察出面,这样就可避免因为动用海军而演变为军事冲突,而且还可以应对因为渔业的开发发生的较低程度的冲突,把海军从近岸警卫任务中解放出来,从而实现海军的出海远航。

第三,进一步加快海洋立法,为南海争议岛礁确立法律地位

目前我国在南海的立法工作相对比较滞后,我们虽然有足够的历史依据和法理依据,但在国内立法方面却一直有所欠缺,这导致了我们不能有效遏制侵犯中国海洋权益的各类行为,对许多突发事件难以应对。如与中国在南海存在

争议的菲律宾,它通过立法加紧对南海岛屿的争夺,更进一步反衬出中国通过立法来积极维护海洋权益的不足。中国是海洋大国,也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签字国,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我们应该积极加强对南海立法工作,这样做一方面可以用来警告那些蚕食中国岛屿的国家不可轻举妄动,另一方面也可为国内相关部门和军队提供采取相关行动的依据。因此,加强和完善海岛保护,通过法律程序向国际社会充分表明立场已经刻不容缓。

第四,要建设一支强大的中国海军,同时应当做好各种军事斗争的准备

我们都知道,世界需要和平与发展,我们应该用和平的方式,尽量通过谈判来解决争端。但是,作为一个国家,主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当有的国家蛮横无理地侵犯我们国土的时候,我们也不能放弃使用武力,不然等待着的只有国土的渐渐沦丧。按照50年的期限,在2020年9月前,如果中国再不收复这些岛屿的话,将意味着主动放弃对它们的主权。近年来南海周边国家海军发展很快,都在积极增强着自己的实力。南海形势不容乐观,中国更需要加强海军现代化建设,提升军事训练,提高武器装备现代化。只有加快加强建设现代化的海上力量,海上力量到了一定程度,解决南海问题的基础才能更坚强。

第五,树立国际形象,加强同各国的合作

中国是一个世界性的大国,毫无疑问我们对东南亚国家有着巨大的影响力,我们应该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加强同各国的合作,在自己国家蓬勃发展的同时,带动邻国的发展,建立一个和谐的周边环境。应加强同其他国家如美国、日本、欧盟等的经济联系,因为当面对巨大的经济利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轻易对中国进行经济制裁,发展与中亚、俄罗斯、非洲的友好关系,保证石油进口渠道多元化。我国建立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必将更有利于解决南海问题。■

(作者系湘潭大学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东青